



陶堂遺文目錄

貞節駱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書戴貞女

后鍾山銘書游君山

記 貞烈蕭宜人祝文 徐母洪孺人墓表 申江輿誦後序

復唐蕉菴太守論周伯溫說文字原 與朱竹石論所著陳言水

利篇 鴻澤堂記 轅門高氏宗譜序 題姚鳳生縮臨鍾王歐

褚等書七種小楷卷 滙夢軒記 灌園記 許氏玉芝園記

丁徵君書庫抱殘圖記 劉彥清莎廳課經圖冊書首 灌園先

生集序 朱壽母趙太淑人述德賦 修園記 代理江蘇嘉定

知縣劉君墓志銘 劉彥清像贊祔

陶堂遺文目錄

陶堂遺文

湖口高心葵箸

貞節駱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咸豐十年冬予在郡下故友戴生鎮以其女兒何氏聘婦未婚守志具其事徵文於予維時年例未符有司弗克請旌於朝載筆之士亦樂觀其他曰大節之成倍致導揚之盛予故許而未稱焉同治三年某月日爲吾縣貞節駱母吳孺人七十生辰親黨謀稱觴爲孺人壽其母族舉人吳子咫丹先寓書問序於予此則苦節高年例得旌表而鄉人士所宜引伸古義諷誦其德垂諸永久安敢以無文辭禮未婚夫死女服斬衰於室旣葬而除或未葬但

陶堂遺文

出攢卽除之崑山歸先生承而論之曰女未嫁人或爲其夫死與不改適者非禮也婚姻之禮父母或伯父世母或族長者主之女子不得以身許人六禮旣備壻親御授綬母送之門其牢合登而爲夫婦不者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而建州張仲嘉弁援前代士大夫已事謂未婚遭故而女守節者一切不必旌獎國初勞麟書氏始駁正之以爲旣葬除服云者原其本指直不欲持事之苟難者過望天下而以旣葬除服定爲中制大易所謂苦節不可貞也豈以爲能之而不貴乎能而不貴之者蓋學者泥古不達之論非所以闡幽懿尊殊美扶世翼化也吳子之里曰八房在吾縣舊姓中尤多廉謹自好之士孺人旣具有其家風矣字駱諱祖瑞

望族也蚤孤鞠於母柯備諸辱苦垂望成立未娶卒赴至吳氏孺人卽隨母奔喪成服年十有六耳兩家慮事者有難色則慨然曰旣訂盟駱矣非駱氏婦乎豈得藉口未婚改節哉且老姑在堂方喪其子又亡其媳有人心者不忍也宗人竟立其從子先掄爲之嗣竟執婦道以敬事其姑終姑世無失禮撫其子至於長爲名國子生今且有孫男二人天之報施善節昌衍其後誰不爲孺人哀籲於五十年之前而誰能必之孺人之志性非常仁至義盡又誰與勸勵於阡危叢棘之際而終以成之願獨以其純潔之身綿歷百變蟬脫末俗之中皦然不欺其志大有踰乎古聖人所以期待中材者孰如其難要亦非厚有天幸何由享此康壽榮其門闕耶

陶堂遺文

二

故觀乎孺人之行可以發禮經之未明救正先儒缺失曩者未報戴生今得爲吳子暢言之也

書戴貞女

咸豐十一年杭州再陷故人戴鎮沒於賊後三年間戴生死戴生之志蓋恥以身免陰有所圖忍以求閒飲酒自洩以死死之狀蓋由浙西轉之皖南蹇連千餘里垂與王師相接不幸事敗拔自賊中者云爾今不能詳也姊金鈿貞女也戴生嘗請於子曰有姊未婚守志願先生傳之於令貞女節婦未五十有司不得上請旌其年貞女四十有四應之曰勉需之當敬報君意同治六年予經武昌遇何縣丞爲貞女夫家兄弟則聞貞女歿三年已庸德高志既自完以令終而表彰缺然立言者之疚夫貞女吾郡德化縣人父監生仁豪坦著氣誼敎家不與恒同貞女幼通孝經禮記能賦詩

陶堂遺文

三

尤愛於父何氏姑母欲爲其子崇雅求婚數矣崇雅亦蚤慧得舅氏意許以字之將請期崇雅漕運外歿貞女則易縞素水漿不入口者數日戴有時望媒妁日伺其門貞女泣以晝夜父母察其誠然有問必稱兒疾耳不聰幸無言經歲不釋縞素求聘者乃止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元父母之尊不能奪其美之志戴氏獨可謂能訓其女矣更十五年崇雅母戴六十貞女請侍養行告歸禮歸何氏職婦道老焉歡粥飲水勤事緝緝以奉其姑篤性靜曠若遺窮阨甘貧守素内外有禮總所爲詩命之曰志柏其美不諒於其母而戴氏安之柏舟無此也戴生氣矜有激烈徑遂之風與人交不務賢犯難無慮不豫死所一已然諾其死近聞予無從昭之

其死時孤邁酷烈無所回屈固可信其然若視其姊之從容不擾
蹈義以始終道孰爲茂乎節行之成以漸無遷於智而順於理績
美於身無所病於其天孤竹柳下異平時中之聖而至德齊榮古
今有以也且吉凶天壽天也權不少我藉禍至常有利物以捉搦
之其遠於禍抑且揪出之人一若舞者之赴節世儒乃適斷爲受
性之固然不亦悲乎要其志胡可假耶戴生從子撫州軍中將千
人能以佩刀陣斫賊又從予罷歸勇俠士也客杭浮沈卒離於難
予不能備其實深負戴生書貞女戴生志也

陶堂遺文

石鍾山銘

湖口負山爲縣阻臨大江石鍾山踞其北隅下與城屬自明季城
圯更二百餘年莫之繕完莫知石鍾山之爲險者大軍旣克九江
今太子少保兩江總督曾公再起視師論奏湖口重鎮宣城以授
今兵部侍郎彭公而檄知縣事候補知府岑君蓮乙縣人按察使
銜記名道屈君蟠監植因民之材徵力士之能者遂經始咸豐九
年己未四月期而城成泊庚申十一月池甯賊馳四百里襲湖口
與祁門援兵爭道山口市樓櫓麓繕人吏疑沮內江水師副將丁
君義方勒兵入保會大風彭公乘舳板從黃石磯來省城守時守
兵當攻者十一然賊固已氣沮宵遁矣一城之蔽盾江湖於堂奧

陶堂遺文

五

捷應彰彰且彭公之來也大江昏冥巨浪廢山岳船中人大恐彭
公意氣益銳卒存此城難矣天塹之險專於水師開通東道實始
湖口經營湖口莫盛於彭公高心夔歎之曰偉夫諸君子之勤也
地勢下江海而秀高陵嶽者善容孰善舉凡有氣以充之有督
師諸君子以興有是役湖口之險以具是故一城而已而利在國
家吾聞丁巳九月八日彭公帥內江礮船拔梅家洲明日水陸大
舉克石鍾山山洲翼江而壘賊殊死阻禦四年矣游擊蕭君捷三
之物師屯吳城彭公代將崎嶇拊循併命以規長江之利東攻卽
首湖口豈不以險哉今民耕者還其疆祭者循其壘歌謳之聲與
茲山無極矣彭公宴游之頃臨乎江城抑猶拊衿傷懷吁嘯慷慨

思所以居成功勸來者光輔我 聖清僉曰宜爲之銘其在工宣
力者別有書銘曰

帝憂南紀界斧元戎有醜逋誅穢我土邦元戎茲斯賁耀 皇武
沃炳以江苑楛以雨嶄嶄維巖棲阻於天疇翦夷斯侍郎桓桓燔
山揜擗天壁匪高奪江飛援竊舟於瀟惶燾之存忠信之繫孰躬
泥瘞而聞不至川陵委輸阜成方垣昔勞而違今胥而安匈薄掖
鄙舍荆歎吳魏萬斯仞攸詹畢圖旋旒長麾侍郎其東河海旁潤
歌舞予同 皇威旣宣有建無改作固於民敬勸良宰

游君山記

同治六年夏四月郭公伯琛以羅叟研生從長沙來岳州走書要
伴湖吳先生就會陳陵磯館子者三日而劉公孟容罷陝撫歸道
此前爲期乎君山旣集雲景和媚晨雨汜之巨湖之中一日之頃
萬秀呈吐予資以舟俾暢游以去尋得郭公書以謂昨會游之樂
冠生平極人天後有游者難可繼之蓋謂子爾日獨以事不克俱
也自予奉役岳州且兩年朝夕對君山不一鼓檝諸公至又缺於
從抑予日怡養其神思於天水沓瀉之地何必君山獨偃蹇懷此
未輒發耳六月役得代予當東歸湖口始以立秋日濟湖訪吳先
生於君山獲登其所謂九江樓者從樓南極端視山三面蒼然一

陶堂遺文

七

水渟其缺處不知洞庭之大而茲山之小也茲山遂能席其清負
菴結之氣迎扞南來羣水橫郭西湖數十萬頃之驚風怒濤無頽
於形而損於蘊則使非是稽天之洪浸終古之震撼度亦才當平
野一邱芻牧所與宅豎傭所與嬉何絲縷滌氛垢曠世遐邁與金
焦二孤揖讓荆揚間而況人之孤挺其身恣磨蕩天地之內務有
所含以成立者哉是日伏暑吳先生導予稍稍歷諸亭閣西北崖
谷幽復桂橘蔽一山疏風動林炎氣不亢相顧樂甚東軒奔斷木
盈丈圍可七八尺無根株鱗皮不可名年鏗黝如龍身而奇理隱
雲瀾此山有此物固已怪絕而吳先生者負宏識絕學以頤老山
中重使爲予茲游之主人予幸雨遇之誰謂山靈之貺客乃偏厚

前游諸公者既謝吳先生歸明日書而寄之

陶堂遺文

八

貞烈蕭宜人祝文

同治六年冬十月十四日主人高伯陶謹以黍盛清醴致告貞烈蕭氏蘭英之靈嗚呼飢寒能殺人而麟口爲酷若爾之慷慨誓天赴死無悔者可不謂重於泰山哉爾賈人女十五適印氏不見答於所天苗亂家破流落湖南爾夫從霆軍久之積功爲守備噩耗數數聞子身寄岳州仰十指以自活晝夜泣喪其左目懼人之見暴也隱姓名傭吾公廨內子劇憐愛之逮吾少悉爾家世益不忍臧獲相遇已又察爾貞操勉徇爾窮途相依之請以來湖口或有詫吾好事者初不爲搖吾之閔爾賢爾也爾歷知之然爾以少婦伶仃止吾家何爲者嗟乎吾智之不周也往吾謀以吾女娥字沈

陶堂遺文

九

氏寡妹者屬爾爲爾衣食終老地阿娜殤不忍爾遣至是外間疑議日至思還託爾於吾妹而爾不應內子欲將爾之其母家楊氏爾又不行爾故恃吾家能始終閔爾賢爾不棄爾也爾守夫誠義爾戴主誠忠爾終不克旌志於人吾寔不敢近嫌以行臆籌之百端方無以柰何爾之死遂已內斷於心而不復待哀哉天下無不可卒釋之疑議而處死難爾惟不克自旌迫而自經以死爾旣節成名彰矣獨吾抱此閔爾賢爾之隱衷竟無由爾全爾之義命吾家之人閔爾賢爾至今日論定交口贊誦而爾又不聞哀哉人之窮至斯極矣命不可訾義不可踰挺一死以畢爾事度不激亦不足成爾之烈爾旣無憾爾其無怨所愧爲人主人不純悉人之苦

猶以爾性氣亢執警責時及乃今念從岳州歸阿媿道殤時爾已
嗒然若喪其生吾且不具諒爾之悵念由其孤幽鬱勃不自覺制
而然重困抑以失據而反嬰萬分刺譟之疑議以迄於死今則舉
爾柩措阿媿旁亦令爾魂魄幾幾相依泊不七十日顧其命而同
歸觸吾殷痛吾何以不負爾生之惓惓吾家耶將題爾碣曰印門
貞烈蕭宜人之墓以爲爾旌以妥爾靈爾其有知耶嗚呼哀哉

徐母洪孺人墓表

前史稱忠義孝烈死塞大難者時有以尸體冰凜寒暑不壞一二著聞明季蜀中流寇之亂人腊至遍山谷死者之心奚所恤於軀支逆憂其糜潰而避及鳶蟻顧率其剛勇不撓之氣裹凝固或不假陰有所衛理亦竟足致此若余所聞洪孺人事則安可湯而不傳孺人吾縣贈君洪翁鈞照女年十七歸彭澤徐生培成舉子三女一不十年寡所以饋養撫孤之道甚備作勞恒爲一家先家用漸饒里串仰其施諸子成立遠近益歸孺人賢屬世大亂江左右無完土徐氏居太平關湖水環之外合大江同治二年夏四月賊從建德上犯彭澤趣湖口太平關當孔道孺人長子被略孺人

陶堂遺文

七

抱十一歲長孫自沈湖橋下長婦李氏持其幼男從死於水徐氏死者十餘人六月賊小卻里人求諸殉難者尸多獲獨失孺人皆祝曰母遇我曹有恩且賢母也今不獲不已越日觸篙起立水上抱中兒宛然舉之賊又大至二子倉卒不得棺掩以晒筐筐不蔽形髮足猶見更十餘日二子乘夜往伺兩足不見意物殘之矣七月四日賊遁遠得瘞諸尸諸尸多毀暴孺人竟屈覆兩足筐下形獨完皆大驚以爲神謀祠諸鄉長子尋逸出賊中兄弟三人者竟以疫死併李氏耐孺人以葬而孺人事特奇時余自羊湖田舍亦被賊涉江避於姑塘久之返而賊所驅難民赴白羊湖死者骨肉狼藉沙渚間獨一女子尸未朽變殆已六七十日亦無誰何知而

求之野人瘞諸岸余往嘗欲文其事誠慟夫人之遘厲凶阨蹈死
若素定其尤烈者體魄宜莫不有生氣顧跡不著後以無傳焉或
其死傳而其平生美行氏族不具著著矣或終無能求遺骸而葬
之若余咸豐三年所喪弟夢詔者然則爲孺人傳徒使余有慟無
已也同治六年冬十二月高心夔表

陶堂遺文

申江輿誦後序

同治七年心夔游李肅毅伯德州軍府與倪郎中文蔚居厯論並世才器異量之選則曰子知上海道應公平吾習其爲人於朱君學勤仁明淵實君子哉倪朱皆心夔辛亥同籍生皆號知人謹而識之已占仕蘇州道謁曾文正公淮上教我曰子此行遇一院一道不恨已謂公與豐順丁公也至則公由上海入署布政旋授按察澄清兩司閒得窺仰證諸所聞鑿然見於風紀之地猶未悉公蘊藏與治滬時事如是三年心夔署吳縣又三年事公旣久每惟大庭旅登燕閒獨對溫簡無奇而經緯融晰智慮奄極天下豈惟東南顧公自謂在蘇不如其治滬時何也申江輿誦者薦紳王承

陶堂遺文

三

基等條公治滬政實爲圖十六致滬人之謳思頃春請而讀之其大者取西夷兵械制變一方信誼昭格爰開肅毅平吳之功公私饒衍軍精四應其次修明禮樂釋奠親祖正學興行式遏邪誘弦歌作於海隅其餘崇廩積利防沍以時拊循災創並投手足拯至賤者之所患苦滬人大氏誦其所知如是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誦固宜爾然非精白之內厲端貫而旁溢不徇眾欲響然歸之甚暇而皆喻其指若夙成焉故夫辨運命者善其導勢尊憲典者震爲復古乃若怡神養素於元黃再造之間不階聲耀挺義赴難志通德光協誠二相則豈苟焉可容迹求者今考滬人是誦雖若豐順治滬之盛尙或難爲之前而望日以穹氣日以下

施日以廣守日以約且疑在蘇不如其在滬也士有潛善勤進其業懷是心以始終者乎會當殷虞地險任劇濟其英略無與牽挽而事立效時乎休息羣情晏舒方龔築尺朏朏悶悶引惡避譽恥獨高異天人之故不可勝原視在滬則不可同日語矣雖然躬其難暢其壅近擇而遠謀內修而外攘誰更念之純幽貞之思造無象之福又奚誦之能為辱知非常敢書所欲言於策

陶堂遺文

西

復唐蕉菴太守論周伯溫說文字原

唐李騰集李少溫篆書賈耽名之曰說文字原宋二徐有傳釋僧夢英有石劄皆因仍許書建首原文漢世所謂倉頡篇也元周伯琦乃更敘次之爲章十二刪復補闕與五百四十舊數旣小參差而注中立說視李徐諸人亦時出入乾隆中有蔣和者充三分四庫書篆隸校對官采摭各家作說文字原集注所依乃夢英本開援周說而不用其敘目乾嘉諸老先生往往訾毛子晉父子不通許學其汲古閣繙宋大字本部首有復有脫蓋承周說駁之然近世治說文者無以易此何也大抵汝南敘目本旨不過發凡起例約舉大綱使學者優游其中自致心得之樂六書義類何所不包

陶堂遺文

五

詎以偶然異同爲是書病士子固陋顧俎豆一先生之言遽而自喜爲足詎耳此刊筆味淵厚案爲明印元版惜局事日勞不克聚諸書參斟標志豁露述作者之理輒書此將還門下好自爲之古人炳燭之光盛業斯在幸毋多讓庚午四月十三日

與朱竹石論所著陳言水利篇

水利篇立意包舉南北造端繁重而不設綱目不分主賓言之似平寡要條例之善莫如禹貢禹貢以地勢分土宜以經流分地勢以山形分經流逐層疏列轉相貫注後起如河渠書溝洫志等則以事實雜形勢之中謂之夾敘夾議雖不及禹貢之嚴明而亦不相陵亂故牽連爲一篇不如分析爲數篇可使情事盡而文體立也

鴻澤堂記

同治十三年秋七月心夔旣解吳令請急歸省邱壟會吾弟心伯心癡成室縣中明倫坊故址寒暑周而役成爲堂五楹空中楹潔享祀左右板爲廡前五楹皆廡前後環居人無卻地非古堂制也強爲堂之名在禮上一廟庶人祭寢吾非不得廟而寢也而時未能當其無有堂之用矣在詩小雅鴻雁賓周宣之世萬民離散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一言安宅三言劬勞也夫豈惟君臨者守創兼資振綱恢圖不容已其克惕人苟不忍其先澤之斬身顛越而志康復敷夙德以庇其子孫劬勞之況何獨非鴻雁之云也國家休晏迄於咸豐元二爲吾門泰極之日逾年而太淑人棄諸

陶堂遺文

七

雛大寇東奔燬吾家賊吾叔窟穴吾城又三年府君殉義於清磯崩抵殘零奪我覆載漂轉十餘年莫適爲所東南克定諸雛成立小子心夔出營升斗之祿求有堂以奉四親未遑廟而崇之而鄙與居室相陵次吾所受憾於天地與吾子職之尤大可憾者旣窮不得補徹心力於築削徒爲嗣息計一旦之安返之神明誠甚惡而無能自釋談者過爲此足愴大渤澥之宗盈吾人陸吾事揜吾先德小子何敢承然區區茲堂之廢興一縣徵治亂焉徵之天下則莫不皆然鴻雁之詩誦味於人人之心蓋已久矣吾意乃猶不盡於此者緣鴻雁而引伸之曰于垣曰皆作仲氏勤此庶幾斯干之似續無羊之旒旃也曰于野曰矜人季氏其疾敬德進維沔

水之憂讒鶴鳴之攻錯也曰哲人曰宣驕此非吾箴乎吾終爲白
駒之遁思黃鳥之歸復乎三稱鴻雁曠然而通六詩之情翼然而
樹吾兄弟之志蒸然而逮爲中興親睦之民詎勿念哉嗟乎百世
之祀一人之善一家之教而國人之正仲季之職抑寡兄之虞菑
患徂而創瘡在枯苑備而幽喬變豈獨有天幸哉將致精乎人事
勤生樂善思深而憂遠者先人之所劬勞也欲不卒其劬勞不可
也一堂云乎哉仲子因是命鴻澤乎茲堂心夔競而爲之記

陶堂遺文

轅門高氏宗譜序

世亂民流宗禮淪斃居無臧籍亡無載祐先老云謝事絕徵說舊族著姓恒用失序歸厚之德烏乎難哉我同懷弟夢壁惴焉深念胡詔來許於是溯傳蒂統斷從始遷搜剔碑表審所自出上詳華田下逮吾考爲代十七端然相貫謹繕圖牒私志騰篋慮終青閭井開宇樹業別尊吾考援建禰廟延衍仍耳緣督爲經命之曰陶堂高氏血脈譜同治七年春正月心夔當謁選京師吾譜畧成未遽鏤版而轅門族長會有宗譜之役過使心夔得與於議敢不敬承少貢所知側贊仁孝高氏導源春秋蓋非一族齊有貳守蠱出惠公仕衛奔燕展轉蕩析兼鄭棄清人子哀去宋晉陽論賞赫頒

陶堂遺文

九

功首自餘字高氏高並生錯行而已秦并海內裂置諸郡漢興豪姓徙實邊塞高占勃澥累雄於蓻南北遷播極於東晉追唐申公奉勅纂天下族志高顯其譽比重倉曹歷年逾千典實銷落舊學無秉厥緒焉繫若敝列衰刺間引鄙屑聘衷取藁橫見離合不情而屬無謂而稱凡爲譜者得失半焉夫宗有強弱迭爲衰盛地望則榮寒峻詎辱鼻祖受姓莫非公侯顧積約自軫徇時攀拊或歆美逢合包荒並入文字隱躍難可馮執人統於宗宗治於土此之弗信先靈其恫然則昔之舉事豈之今之恪恭聚有與牽義由斯閱孤鳴無聞慨其固然故夫支譜所承以作也幸我轅門諸公長者鑒茲墨守表式權輿曰我愿祖造新湖口以德以功宜隆肇祀

又案我瀧水闕石其先居於永豐華田愿祖已上仰述三世推闡
維稿宜從追紀遠而周漢垂於元魏近沿江表赫稱鄱陽遂謂寒
山餘烈嗣興桃源中更陵谷接於原祖豈其宋元兩季裁十星終
都湖錯壤跨連三舍因親復故而恪題泐疑事無質幸而破疑疇
敢自誣以誣厥祖恨不嘗贏糧就諮永豐掇拾墜簡還正吾失將
鑿空求達抑仍陋重改非祀弗懲含鯁何極心所不然毋苦原載
愿祖以降行次井井各疏枝流以實登錄有徵必補雖細必備凡
我族人勛將斯役月之望日集稿祠下敬授于民心夔戒期邁征
驅志微祿愧避賢勞罔蒞成事循命前爲敘論折中舊聞並剞支
譜本末布諸耆長俾我後人有所攬觀藉嫌爲訐直輕立異同今

陶堂遺文

三

不師古幼不孫弟爰始詢謀敢職其咎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孟
譏二本庶知免夫

題姚鳳生縮臨鍾王歐褚等書七種小楷卷

董道論徐浩題經楷法形密勢疏字細畫短如大匠掄材就器繩墨既陳潛刃其間而礪削之迹不見於樂毅論相伯仲米芾則謂季海爲魯公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脈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若趙合穰小字如聚米鍼鐵筆道而足法觀之使人目力茫然不弱季海矣故未能兼蕭疏逸宕之致姚君癸癸然治此可稱能人所難雖然人於文字何競乎棘猴玉楮爲耶汗簡黍書視結繩巧矣契刻之工又遜毛穎心之纖微何所不造今中土智技乃驚眩於泰西雨粟鬼哭直不饜其機變之求索天地之藏人性之善彫鏤至極以趣漸滅莫恤其然也亦獨何哉吾反復

陶堂遺文

三

此卷不禁憂勞橫集也

漚夢軒記

靈宙其渾渾乎昏乎晦乎明形骸其紛紛乎魄乎魂乎營廣
川子浸湛之爲學汙淖之爲才下帷覃思蜿蜒入懷臨印之渴寤
先焉都亭拚除彭蜺前駢漆園之冷隱先焉胡蝶胥也化于蘧廬
瓌已哉渾渾何精粉粉何靈非靈何選非精何傳夫須上公營微
諸鳥漚已其賦漚之亂嗣曰江湖浩蕩唯所游漚兮漚兮又何求
漚旣狎須俄而夢之須瑞其夢而以其軒名荆篲臞疑于東蠶逸
曰須奚爲嚙夫警者覺和者夢恆也適者夢勞勞者夢適變也夢
爲魚者適于淵夢爲鳥者適于天變而之和也漚天而淵親鳥而
魚羣孰漚之倫須則夢爲漚歟漚則夢爲須歟時其夢也漚不知

陶堂遺文

三

其漚須不知其須今其寐久之寤之秋歟將行年五十而知四十
九年之非漚歟東蠶逸曰譎夫至道之精窈窕冥冥盛德之極泐
泐默默滑和者不和趨適者不適子庸察夫鷹之擊來縹鸚之辯
來楸鷲鷓鴣皇抵機嬰网漚云胡來艸玄之家皓羽吐華夢美不
美投閣齋寤今須汎乎逝愴乎休翩乎舉泊乎浮纓裳颯沓與俗
違合須漚之潔在蔕索邱饑澹不治腹漚之飢幾已其夢固嚙且
吾廣子青鷗黃鶻沼沚所不拘彼能壯哉不知昆侖之峯蓋有希
有方且左翮湯谷右翮細柳鷗鷗之勅決握平原墜擾擾法鹵潰
嚙在下不知垂雲之翼天池之徒水擊三千扶搖九萬里去已將
幾何巨億也此高卑大小之無極也故夫舒鳥之翮不尺蛟鳩之

戢不寸其望夫漚天池哉昆侖命哉吾生彭孤旅雲徒東放浪乎具
區曠乎漚之與俱而今值子與須焉挂吾與子以須以漚味羞贊
芥之實爲須也糲張吾與子之腋以漚鞠織琬碧之英爲須也厨
意猶儉乎其夢也須乎上不珍爲蕃露之龍下亦不屑元亭之鳳
也荆溪臞欲有言而須將客至軒客雀躍而稱曰台州之西弇州
之北維華胥之國雖羽民莫能際其域神遊而已有熊氏夢造焉
悟嚙意得壽三百年西極之南隅國維古莽寒暑所不臻竣烏所
不矐其民瞑以五旬謂覺所接者妄夢所爲者真不壽者乃八百
聆承是以談夢者不必夢不夢者不必不夢東蠡逸曰夢與不夢
吾之勿能勿堯也子闔訊夫漚

灌園記

吾黨者須上劉公者隱於書傳先生治書兼能爲園先生旣貴其園又貴其所以爲園者精精焉惟灌園之務其居甚眇其養甚泊而德甚勤其於天下未遑多營也有揚歌於先生之巷者曰塵穰穰兮吳趨中一土兮閭不華荔被屋兮桂爲閭齋蘭麝兮陶素書醉不足兮飢有餘園中井泉兮鳴泱泱隨而入兮隧而出謂鬻賢兮彼棹者譎抱吾篲兮適吾適吁嗟此土兮天地棘高伯子履而聽之久行遠而音流園篲冷風凜然相振而吟不止異哉歌者誰氏之遺氓歟將與先生游異方歟何望先生之深而引吭之酣也入而請曰先生聞己乎曰聞之聞之何如先生伏几而歎軒顏而

陶堂遺文

畜

歎曰若未知道所謂競於古而病於今者也而歌吾園所謂競於物而病於心者也且若烏知之伯子曰何如作而曰皇哉天地有人孰能廢草木有四時孰能一榮落人軌四時也有作息有壯老孰能亡取舍愛惡百術番陳恣吾志者暉焉百象斃生凝吾精者立焉彼物者孰善爲吾下徒虞我於若存若亡之間草木之蟬蛸四時曠盥之我因般旋之爲古歎爲今歎吾作息壯老乎斯烏辯其賢也雖然居不沖夷其心而外研研於物物果處我歎池竭自頻泉竭自中夫必謹致養矣物之能養吾心也亦宏矣且夫出泉其地納泉其地吾無私地無私也舊百而棹一勞逸則遠矣非奉天施也園之中吾躬之園之外吾待之而又奚競而又奚病而又

奚營伯子曰然則斯園廓乎先生之六虛先生灌之其猶太初之
靈府也道將孰與侔貴者哉再誦卷曲之歌扣楹而和之先生鶴
然審節撫樹大笑歌曰九土之夢夢兮翳吾目之葑也承往愆之
馨絜兮厲朝夕之恭也朝抱甕兮井東林登日兮曛曛夕抱甕兮
池南月在泉兮澂我心智周道濟兮不名用天有斗兮先生有甕
灌不竭兮體不煩欲諗先生兮請事斯園

許氏玉芝園記

翰林編修奉新許君仙屏爲園其鄉有年數矣予從吳下使書訊之仙屏報言味安仁閒居賦築室奉歡思此生不出悼心失圖身病且衰吾黨於今世棄才也關西黔南之士訪吾園廬請以文字釋憂有詠充司無記吾園者過以見屬夫文字者天地之塞我之形神也名業馮藉者也倫物閒止者也江山風雲鱗羽卉木諧隱者也喜怒哀樂憂思仿徨長我靈善夷懌者也而文字滋焉故凡文字非可苟焉而已其形神有以接乎天地之純無滯乎馮藉無礙乎閒止無滑乎諧隱而裨乎靈善則文字于天地形神于我知其夷懌則已矣奚外求爲且吾固諗仙屏之未衰也其爲園也豐

陶堂遺文

五

然隆隆然鴻然廓然磅礴然泊然園豈無爲爲之英英蓋鬱何糾紛抗雲厂鳴煙谿頰碧輝發錯乎懷欒相爲偃仰周旋者不可勝原也仙屏懷此以謂清宵之德保我居息何天何淵吾事吾園諧隱耶夷懌耶孰合仙屏汲汲此園者夫仙屏宜有爲於天下久矣道光之季湘鄉嶽立館閣仙屏蚤植其門南方賦政開府禮賓躡從江表浮湛掌記識李肅毅憤抑之中推激於殊勛極榮之會湘淮兩軍咸同之際霆擊龍馭舉六合浥其霧雨立化以飛仙屏耽窺秘書陸沈金馬揖讓折衝有而不與旣而鳴輶登隴風生河源疏杷子黎貞秀茗豎左恪靖上其材謨足藩西樞顧玉人雖微位先諸侯烏睹天子文學侍從援遠臣爲輕重反命萬里儵然南

祖仙屏於諸鉅公文非聲華川谷謐深亦顯亦晦然馮藉厚矣聞
止正矣終一淳發胸腹瑰奇若遂結軌躅邃幃闌玩老氏之幼眇
親淪逸以自恣毋乃擣亢不情與處士盜聲者伍非仙屏所宜然
昔者武岡公子鄧彌之奮縫掖而冠兜鍪右拒見命南昌誓師氣
徹斗魁者仙屏禡牙之辭東湖之盃掖仙屏執牛耳各爲文字務
絕情采踊評忼慨決排憂生之嗟桀出毀譽之外是皆壯盛時也
中更離剔灾窶潰集危窘詖路縣相怨愬思如南州讌游清狂便
難一二鄧公子窮投都梁山中仙屏乃輦吾於肅毅臆腆一刺之
藁仕吳落落曾不效其忠智吝齎茹默視若無少撓侮于物擬昔
所歷睽沮孤尙峭稜芒氣頑沓鐫剝向盡雖其文字亦幾及此獨

陶堂遺文

五

吾今日之衰也仙屏者自道其憂而不憂天下託衰自詭未可以
衰言也然其齒號始衰矣且當奈何歲積二十南北再別吾困吳
趨仙屏儼然持節西攬金筑北徑沙幕其歸也聊有一園憇我所
無固竊怪之尤怪仙屏將引水木雲鳥陶其憂思名業之崇倫物
之備或漫忽遺鄙爲膚蛻故遙記其園反覆以明其義焉園以玉
芝名者謂所娛樂惟庭階耶信乎吾仙屏之自詭也

丁徵君書庫抱殘圖記

聖清宙合兩戒江海休豫康熙乾隆間歲軫幸南人望見屬車前
六而後五方是時文治覃演慶鍾揚越絃歌應轂 皇心愉愉建
閣行省者三揚州曰文滙金山曰文宗杭州西湖曰文瀾皆效四
庫書實之人間如鄞縣天一閣賜籍差比文瀾中冷一水不麗都
會西湖傅郭庠塾林滙浙中文儒秀生習窺秘府琳瑯甲第蒸風
各攤萬軸薰然百有餘年物熾而盈極於否剝金陵之陷燬及邗
潤天目潰瘡貫漸轟浙杭之六橋三竺連蔽槍彘芸厨錦罽一朝
散宕學者恫焉泉咸同將相勉平東南吾友獨山莫君子偲首承
江督曾文正公命求三閣亡書無幾所獲則聞杭有佳士曰丁松

陶堂遺文

卷

生與厥兄竹舟出家錢岡都肆數歲而獲文瀾天一之書十四五
或言遠者致自交廣甌閩君與子偲異薦同詔以牧令發江蘇
者不仕而劬於書抑同也君獨能使文瀾甌新遺書半復其所書
船指閩山藪開耀會恪靖伯左公撫浙歸君鴻雅趣寫茲迹乃撰
巨卷受諸賦誦恪靖署此卷池曰書庫抱殘圖吳越談士遂交稱
二丁能吾彙欵久已大盜興起五領颺煽九域弃城守速糜爛者
所在皆是杭城從已破後門拒巷戰退鷺搏而完危巢效死二年
爰底後陷陷時忠臣烈士肩踵相藉無所哀覩世謂南人柔脆今
杭獨能然者其固涵淹德藝性發藻繁畜之豐而櫛之屢歟故夫
呻吟爲儒非徒麀糟魄階金紫也將師鏡文獻修崇 聖典光我

郵化不幸履變猶抗節玉立與星漢爭華君材又雋汲汲以抱殘
鳴亦令後進愴乎省方觀民設教之義所馨澤何如哉吾由子偲
知君悼子偲不訖事而黔北青田墓已宿草吾交杭士如邵蕙西
伊遇藁革苑奇絕學皆翦爲國殤君安肥遯福旂號一州取文瀾
之功天道嚮君矣西湖吾所泳游恨無緣因從君道古對君神觀
展吾邦弛吾憂同官吳仲英君之姻手是卷來訊辭而報之云光
緒紀元秋九月湖口高心夔記

劉彥清莎廳課經圖冊書首

古之身澤六籍鬪以修行繼世名德鬱起其令望者彼何峻也今士大夫之氣志一熒於聲利轉於勢風不靳而同流承光蹈會寵問相禮或偃然傲睨貞然持重不知質文不則其身側陋而急朝暮者甯督過焉然如吾友江山劉君彥清何遠也夫聲利學者之大蠹振矜而病健羨而病病其身逮其子孫君赫承其先公政學之茂而仕其尸祝之邦濯純固之慶矣既稟瓌絕能發皇其父書然久而不達吾之君所恆見以面覆書上下五色相刺字紉句緝充篋盜駕耳目所際身所周旋皆書寒暑明晦殆不徵其氣候與游八九年樂未有以徙也豈固性之然哉天生斯民攜置者欲

陶堂遺文

三

之都美惡使自占度各欲一適奉其生精慮營是以老焉君爲書人爲聲利書欲之至同不同未可量也况夙習而幾天成矣乎君果不畔所天者也然非書則曷由澄其中外其垢學者不靜維此驟濟乎彼吾惡能知之故前芳萎矣不休其日漑辭器作敦之以闡修修深芳流委順於世變義命之安近道之趣魯鄒所聞也童而服依長而湛飫雖老而孺慕斯莎廳課經圖可無作乎吾兩人優游吳下各拊弱息從事句投俟以式穀恨仰不承學俯無義方君且沛然通氣澤於三世吾旌茲圖以迪士之型其家者光緒二年正月十九日高心夔書

灌園先生集序

浙東並海方千里皆嶒嶸鉅山穹霧絕景障立東瀛之上則相其
山海縈會陰陽所和大者建郡小者造邑會稽有禹陵號尤雄以
禹神靈朝覲萬邦玉帛於此卽山川之寬神疑深足與控鎮遐邇
可知也大地之勢東南傾下望秦蜀幾會城九關之在天然傾下
至極行且復振案衍突兀剛氣蓄久而後得宣及其負維斤拔窮
古震撼于波潮無所沮卻從海外望浙東諸山蓋猶天都奧區也
惟士亦然風習靡斁而後伉厲之行顯于偏方末僚顯不顯未可
究知彼自樹則奇矣且如文者將以明道修紀非務諧美適俗爲
材能也俗所不適材能若爲之詘往往士節峙乎其間非惟不以

陶堂遺文

三

易行也守加峻焉夫非名山貞英寓于是人使之遑然獨遠者乎
吾嘗薄遊浙東矣樂其形勝豐偉土氣樸勁尋常墟聚多有道者
耕漁之迹宦吳以來又多識越士而灌園先生嚴行當祭酒其專
靜任天不少矧礪已可爲吾人師且夫頑薄拒之聲利違之愚夫
疑之哲夫笑之極恆情所不任者也先生方復操量拙繩以責修
身見世之實方復抱轡徐灌其園旣與時俗寢不相應坐石蔭木
優游爲文其文倉峩峩遂有浙東國初諸老風烈雖雅不善先
生者乃亦不敢媢視而橫訾則豈徒文之爲之積芬絮于荒園忍
精苦于睽阻孤陽于凌陰古之君子不亢不悔奉天道以周旋
故特多餘地以自休也烏乎時俗度不至斯焉知先生之行之文

果絕人而可貴也所從來豈易明哉前年亡劉嘉定今年亡徐荆溪六藝之友忽焉彫耗不究其業先生知慮神采不衰而彌加重援湯子伯述爲之翼其術日闡以廣伯述弱于齒豪于文駸駸躒吾儕而踞顛先生陰夾持之猶恐駿邁之氣之不造天海也者山川苑結二竒代興吾得抑揚論議其側以壯吾懷塞吾悲幸爾今當鉉文若干篇惟吾尤習先生可無一言揭諸簡首文則讀者知之吾焉所阿

陶堂遺文

室

朱壽母趙太淑人述德賦

今上莅寓之二年孟陬鼎月下澣量旬麗旭升海翔風應辰有蘇
州司馬嘉興朱君以母夫人晉籌六艸歛律于春迺謀弟舅盛設
酒東薛侯宿高宴延郭叔與劉翁夔紀羣之寮友影纓曳組而至
者夥不檢其誰某徵彥崔子名綴蒼舊忝皋比之坐據賓筵之首
觴行方中司馬北面揖而言曰蓋聞七穆係于儵寢三桓戢于魯
文吉人訊嫩純嘏日新騰媿音之欵鑠襲鴻藻之岑葢慈星旣聚
景旦旣逢願乞華袞之筆摭徽佩之衷先生稽古材富信今道隆
庶儷彤史而表女宗乎徵彥辟席對曰唯唯夫名爲實賓者夙植
之譽也母以子貴者遞進之樞也湛顯齋坤宋鳴鹿車安東豔李

陶堂遺文

三

茲氏憐蒲繼迺榮粉澤競臙腴傳茲肄禮皆三徙其屨摹彼教宦
必再倚其閭珍俾大家耀起潛夫譬若顯雲髦妓而丹雪糲嫫鄙
生不佞嫉卮言之濫觥視之諛也顧監命史臚實屏虛敷敷壹惠
惠而開余郭子進曰君亦聞淮陰之蹟乎賜食王孫智推漂母彼
霑賚于匹夫胡赫輝乎穹古維贈公之備兵于淮也爰代吾翁克
攘克懷誰掌室事迺助實偕婉故无遂蠲爲有齋于寵陋汝南之
杜預政訾琅玕之靈天市維揚寇深野荒土蹙半菽人病醫桑太
夫人適貿環珮傾篋囊竭御冬之蓄罄留秋之糧路起溝瘠匍飮
飢腸用能奮長戟繕雄郭摧蛾陳篲豺奴朝問嘉歎眾志愉孚
城號夫人者再峙于朱矣淮山峩峩揚子浩浩弦曲在祠碑誦遮

銜猶戴魁杓而瞻參昴也劉子曰俠女回崎材顯賢姪用庸德彰
君觀濟變宜論處常僕嘗蚤客淮右由能一二其詳爾其筆羞攝
饋梯弋升堂躬操筮籍色致姑嫜賦齒二九來歸有行温清三十
侍奉無方闡闡瑞者固散珩璜矣若迺垂慶雲之潤替員月之輝
懲墨心之愆棹閩黃口之呀峴珠異產而同禡璧交相而映輝小
姑之山暍藹親婦之水滢滢母之教也若斯洎夫令遺弃疾卜地
石邠涿聚有晉立後擇宜命婦成于太傅嗣子請於君姬上牋乞
讓臥閣堅辭克登弟仕用慰母祈子之報也如茲夫詔索枚皋直
銜君惠書付羸襄宛承父志今則荆庭偏秀蔗斥連林跼常棣之
華華蔭玉樹之森森循此義而揆之崔姥劬勤顏姬貶號謂家禮

陶堂遺文

三

之攸繩不知落索之隱相誥也丁鴻孫職劉愷逃榮謂前微之未
沫不知銘鏤之別有誠也語未竟徵彥喟然曰禱哉乎惠晚季蔑
聞在昔金蟬撫蘇無已出故情易施絡秀育周無適長故分易鈞
孰若捐異腹之見貫同根之仁以儼衣無常主兒無常哺野禽狎
同巢家豈馴共乳佩帝休而弗嘖非太夫人誰與且夫僮無呼楮
婢有吟帚論之屋也受經訖業織履是資煦之慈也弟學無成而
兄遭筮榜勤式其讓焉客談竊聽而爰斷般嬉敬固其威焉節鸞
和以修行簡燕笑以飭規飛蓬謝其膏沐在棘懷其帶絲紛紛洪
漉無嶮無夷女憲徒能侈窺闕家誠末由備令儀旌德厲化敢無
勉之富溢懷清之施貴弭粟忽之歌供圭田于族姓錫命服于山

河抑諸君所殫見奚竢走之縷覲抽毫振積首賦駢辭高伯薛叔
踵陳雅詩傳脉旣徧咸作而情曰於乎祥以蘇綏慧爲福基而臧
而壽維有維宜方將叅玉女扈金妃悒恆春之樹楸養吉雲之露
滋豈况棗脩驪靚椒馨介釐生孫則東方細君微秀桐之枝納婦
則南宮叔子艘現若之時云爾哉司馬怡狀請列屏樹敬念角弓
服子無斃

猗那美義莊也平湖朱仲以母命告于冢兄置莊贍族其乏薛福
成誦之

猗與那與新安之朱蕃于當湖析而苑枯思古宗姓同財異居同
財異居誰與復古蹶焉而矧有命自母廣廈翳雲良疇溥雨舉火

陶堂遺文

三

而待孰暫可常分金而給孰多能償范田劉宅義宏茲莊錫類有
訓親仁有序爾宅爾田通彼率土肆惠下叱躋我壽寓

皇元朱母受封也子之榛以同知游轉母趙晉七命焉高心夔爲
同寮繼是詩也

皇維元禩愷明孝治臣源紫陽幸毓天水璋何嶽嶽望如解廌子
龔父任母食子封膺銜在侍齋繡在躬昔儕少室今歸姥峰玉磬
羅庭金籥誥戶謂嘗舍訢而申敕汝備官未聞恩同公父維孝維
忠母儀日隆馮親殿上荀嫗禁中宅年 賜觀承慶 兩宮

修園記

修園者吾同年友龔易圖謫人娛親之園也謫人持節東海上而娛親吳下何居蓋其封翁文波先生嘗道吳悅其山泉氣狀英淑怪麗有卜居之志而有所待及同治九年謫人由濟南守擢登萊青道奉翁官寺極色養無不至願治瀕海羣鯨鼓浪驚撼無常理又苦寒翁居之勿善也謫人患之欲謝事則當關巨寄不獲辭乃仕其弟壽圖仲仁於吳使規安宅仲仁於胥門東徧得譚氏故築割道俸購之經營發葺若干楹山者以崇池者以濬繁卉嘉木異禽馴獸實其中楹之曰修園園中爲堂曰循蘭館躬從海上迎翁姥居之館後闢地樹桂有軒曰叢桂軒爲翁復室迤東曰杏花春

陶堂遺文

五

雨山房南北其牖寒暑具宜其成園杳爛然適春之仲也翁游息有所節宣有時還顧東海倚杖而笑心夔以年家子謁園中見翁神益王氣益充行步敵年少事親養志若謫人兄弟其庶幾乎顧其名修園又何也昔三代之治也莫不孝友爲本故君陳之命曰惟孝友克施有政而終之以簡修進良世衰道微若卜氏之序詩南陔廢而孝友缺者多矣古聖風化芳臭氣澤不八夫人之心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無不失其敘忠信禮義廉恥何由而開禮樂刑政何由而得其度於是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此豈徒治具之不修乎無亦棟治之君子其修之家者非也以今日內行之修欲令天下倫物環而取式焉四夷覘風重中國有人焉其道誠遠且

博獨不可積累以致此邪翁行誼聞鄉國其事親吾不及詳矣而
來吳下與介弟秀珊翁俱飲食無貳席春秋勝日兩老人怡怡杏
花叢桂間無左右之或睽美哉仲仁能聚親之歡能抗兒之事也
昔歐陽子記海陵許氏園特著其三世孝友子愛龔民世修其德
竊比之云光緒三年二月湖口高心夔記

陶堂遺文

代理江蘇嘉定知縣劉君墓志銘

嗟乎吏術之難明也有子養保息者焉有刑亂鉏耨者焉始皆賢
智者所從事其利相資也其勢相倚也乃其流相非也相非以心
相害以政則夫法謬本律獄移成形一切氣矜折之曰吾惟知已
亂而後挾私求化者緣附推激憑肆猶患不濟又劫持憲司之鋒
威彈壓同列多殘民命調以取容弱者謹視尺劓方斤斤不敢菲
午適與疆值前卻失次心不然之其口喞喞偃然無所可爲矣故
任夷達則職分輕貴武毅則陰隱成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安在其
不可相非耶水波而上盡搖而下事會婁變知常不亡然而有恥
之士獨膺其禍者外讐於風指內迫於憂惻不能鼓刀助剗擊何

陶堂遺文

美

爲幘頭弄顏色蓋將庶幾沈淵尸諫之流焉嗚呼其不亦過矣乎
君諱履芬字彥清生於雲間故號泖生系出江西梓溪劉氏遠祖
廷一遷浙江爲江山縣人曾祖肇起祖光表封贈重疊父佳舉鄉
魁選江蘇奉賢知縣累更劇要調補深水治行廉善爲蔣文恪陶
文毅兩制府所禮尤多隱德妣周生母朱生君及弟觀藻君承詞
宗發其夙穎筐筭之業不擘而日精能用著述纘名吳下深水終
天年君亟臨時難益以貧絜不驚華顯稍爲主事觀政戶部咸豐
中大寇沒江南君航海至滬甯家弟已前卒將母及諸甥種辟地
淮浦積佐幕勞致花翎同知直隸州留蘇補用知府充蘇州書局
提調久之光緒五年江南鄉試嘉定知縣宜黃程其珏調分校君

奉檄往代受事三日民先有逼嫁致死督部檄一幹下縣決殺者君已不憚此幹笑侮之因迹求民間數事密問諸臺後檄至此幹張甚勾捕盡得君慈恕不忍文致親送囚行省且陳其疑此幹請必盡殺乃止君痛悔失圖茹憎危遽不自勝反嘉定疾作滿有日矣或詐告殺人需詣驗君神明已傷仰天言吾德薄災殃及民官傳舍客知寃不能救不如死也其日不食夜分不寢遲明從者扣局無聲翹而入僵於地喉骨斷裂血污被膺右手短剪握固未脫几爛將跋洗寃錄端展宛然事上撫部固始吳公重君所以死也厚卹之人皆曰劉溧水子不應爾也程令至爲舉喪鉅金贍君家此幹終不起甲君壽止五十三一子毓盤尙幼生母年七十一矣

陶堂遺文

完

初甥朱繼娶戴無出卒造室平王明年當歸葬江山先龔弟子毓家等具狀乞銘辱好深無逾心夔者其敢辭銘曰

國有常憲爰伏姦慝用憲棄常飛姦之翼譬彼嘉禾咸疾螟賊懲
嘗焚畝宏哉斯感哀我嘉定恫菑自劾自劬不已奉身以塞人知
其一莫慎其餘急魚破网驕馬僨車命可勦絕義無苟趨其心撻
市如此非辜奇鶴騁霄殞鳳于斂江郎臧碧千年不枯

劉彥清像贊

補

宛宛學子劬劬孤邵渙冰居懷在物遺照翔尔神觀釋幽與躁曰
挹之醜維薄之造胡戰其心而曜于道欲之有無觀徼乃眇彼躑
辯斯子晏以嘆



